

三怡堂叢書

圭塘小藁

十二



圭塘小藁卷第七

三怡堂叢書

元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弟有孚編

記

彰德路創建鯨背橋記

聖朝旣平宋經畫遐邇大都小邑枝䟽脉貫際天所覆猶身焉政令之宣布商旅之通遷水浮陸馳舟楫梁濟荒阨僻壤無遠不達猶氣血周流百骸用康一或壅塞則身爲之病矣故橋梁若道路路若府州縣皆專官董之歲時巡行而察其廢修此朝廷著令示爲政之先務也彰德實古相河亶甲所居禹貢冀州之域也世有廢興邑有改徙而

山川之流峙形勢之雄偉津塗之要衝有不得而變者焉  
我朝爲路則今制而名則昉自石晉宋若金皆因之郡  
直孔道驛傳屢屢歷涉尤劇郡北四里洹水所經夏秋受  
西山萬壑之流奔橫駛悍滅防齧疾蕩然四隘官舟濟人  
而要需阻尼上曝下淖負挈奔渡擠排踧踖漏中流喘  
喘及溺水涸作橋因肆捨歛聚良用惡薄覆弱措行者机  
隍莫不股慄歲一修拆民大有輸締構之用百才一二蠹  
財病民不知其幾年矣西域荀公凱霖嘗監安陽縣位卑  
力小有志未就余待罪中書適赴調京師嘗語及是慨然  
曰使不武長郡必作石橋余旣縱臾之且語之曰果成予

爲若記俄陞路達魯花赤至元二年歲丙子春蒞事首號  
於庭曰洹橋病民耄倪具知爲永逸計非石不可且嘗請  
諸冬官冬官可之總管馮公思溫繼至而同知阿藍判官  
毛刺真暨幕屬諸君莫不協恭贊畫乃相舊渡沙深水闊  
抵難爲植疏鑿引水人用重勞東一里水磴廢渠土性堅  
良面勢惟允基是締構事半功倍相距幾舉武後先幾年  
莫有迹者目力一及若發蒔物出莫不躍然以喜地爲天  
寧寺業世不可牟也乃召其徒以其法語之曰佛以慈航  
濟渡故凡世之弘益於人者多若輩爲之且聞有所謂八  
福田者若橋梁居其一焉則是役也若輩宜爲之況而地

乎惟其力之有不及其亦難強於而哉誠捐此地吾有司  
自爲之福田利益其亦肇基於若乎師徒聞之聚而謀曰  
是誠吾徒之當爲而不能爲有爲者出尺寸地尙可靳乎  
相與署券入官約又不畔旣得地以府帑贏息募工購財  
惟石之用以尺計者數餘二萬攻琢輸輓費勞實繁得石  
水治近而易致蓋昔產地也甃灰鐵鋌靡不具集安陽縣  
尹趙時敏實集其材復董其役恪共朝夕用底於成經始  
丁丑二月凡四閱月而建其狹未廣而淺未濬卑未陲而  
防未堅者明年夏始克訖功其長亘十五尋礎基於淵兩  
端礮岸中作三墩析水爲四而銳刃其西以劈水怒四環

順死一脊穹起梳欄兩翼其廣可以行四車凡材假於民  
直有未歸者馮公入爲刑部侍郎總管杜公德遠適來乃  
其發帑悉酬之予歸請歸二公率其屬請曰橋之成國家  
之福民庶之力而適歸而身履之昔之言今其酬哉予亦  
昔之冬履危而夏冒險者也紀功示後記宜爲也况有言  
可食乎天下之事成於有志一僧子然而出儲無宿春植  
一標於荆藁瓦礫之場而萬間金碧不日突起矣天下之  
橋以雄偉名者多其徒爲之孰有儋天子之爵操得致之  
柄而反不若彼哉愚者不能黠者不爲也其或勵志率作  
而同僚嫉之上官搯之自非先之以定見守之以定力奮

不顧流議而勇於必爲者鮮有濟焉初是役之興有言韓忠獻三守相凡渠水之利莫不修復使橋可作則必先矣蓋不可作也殊不知古人蓋亦有不及爲而後人爲之者未聞古人事事盡爲而後人無一可爲者也昔杜預起建河橋於富平津衆論以爲殷周所都經聖賢不作者必不可作故也預曰昔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遂作橋成則知古人之立事亦未免譁於浮議而成於定力也噫作者之難若是俾其功勿壞而施於無窮則有望於繼者焉旣爲記之又采輿人之謠爲之頌曰

渠水泱泱載伏載流始於濫觴俄而勝舟胡爲悍肆奔騰

喧騰揚爲驚濤激於堆埼倅馳孔殷商途攸出乘危將墜  
濟險慮覆歲徂日偷安竊匪今孰急其病而疾其心豈無  
徒枉亦有與梁股民之膏視爲故常膏股靡恤事功奚益  
枯株槁壤載胥及溺乃有長人職思其忠心匪石轉詢謀  
復同浮言譏譏謂古有賢而不此作豈昧於前我不爾咎  
爾亦匪誣我病誠切孰興孰除千夫運斤山石爲竭曾不  
逾時橫空截嶭鱗集櫛比堅猶纍玉蜿蜿龍卧峒峒雲矗  
昔也江海今而堂閨偃僂絡繹晝提夜携凡今之人盍究  
所適旦播末周夕求其實有爲遠慮人卽迂之惟略近效  
久大可期繼今有位勿怠其成水厭橫流岸虞善崩汨水

泚泚頌聲洋洋百世而下於戲不忘

陝西行中書省題名記

至正丙戌冬陝西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朶朶公合其寮案  
移書有王曰吾省據重要以控西北南三陲者八十五年  
矣昔保釐長貳若廉希憲商挺賽典赤輩皆蔚爲名臣而  
無託以徵及今亟求已不可得乃斷自後至元元年得若  
下員刻之石識徃行勗後繼敢以屬子有王惟陝西當天  
下一面名雖數更地之雄劇則古今不異也我元天造立  
宣撫司以養以治中統三年始立陝西四川行中書省至  
元二十三年朝議分省四川咨答轉滯改陝西行省而四

川自爲省矣中更王相府宣慰司者一尙書省者二尋復其舊此其大較也世皇宏規遠模立中書省總於中分省釐於外行省遵成憲以治所屬決大獄質疑事皆中書報可而後行則爲行省若甚易者然地之所直有險易則任之所寄有重輕矣秦地形勝之雄建瓴東夏分鎮夾輔宗子維城臣工旬宣實任其重中統初廉希憲爲宣撫商挺副之同寅行省事治難爲易繼以賽典赤之賢山川之險適足以固吾之國故地之險夷視人愚哲朝廷慎簡宜何如哉則是保釐長貳之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此不容泯此所以有待於題名俾後世得以指議也國家百年來法

令明備遵之者福戾之者罰若殛隨所戾而至孰敢不畏  
然人情有玩於法狃於習而不知畏者於是法有所不行  
矣而其本然之善則未嘗泯可觸之機則未嘗息題名一  
刻俾一見之頃知某之爲善使人歆慕若是我獨不能效  
之耶某之爲惡使人嗤唾若是我獨不能戒之耶用是爲  
改豈特爲法之一助而弭惡遷善蓋有出於法之外者焉  
尙論古之人由周而來著績斯土者軌躅相接迤聽風聲  
皆吾師也若夫德於人而未忘迹於事而未熄率爾踵武  
其文正乎平章而暨諸公竭誠踵武罔俾專美矣斯石之  
刻又與人爲善於無窮焉後之來者知其名之必列於斯

也可不畏乎虛其石以待之

晉寧路鄉賢祠堂記

治民有政化民有禮政雖不可弛聖人不急也禮則不待親炙而有得於私淑者已惟其不得於親炙也世之君子汲汲有事於前修往行者所以寓淑人之機焉古鄉先生沒而祭於社鄉先生之德鄉人心悅而誠服者其秩於祭宜哉世遠禮墜著於今有不舉者况咸秩無文乎然其廢舉亦視所遇何如人爾鄉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主人謂諸侯之卿大夫先生謂致仕老於鄉里而教者大夫則就而謀之又卿大夫飲國中賢者諸侯卿大夫猶能

致禮於鄉賢之生者天子牧守獨不能致禮於鄉賢之沒者乎祭於社之制不可考附廟學作屋而祭之者則間有之矣晉寧在河東爲古今名郡廟學罹地震仆而復建講堂西四賢堂故基獨蕪葺不治今總管仇侯理焚舉墜劬農敦學歲復告豐治捷桴鼓顧瞻隙地慨然捐俸金倡僚屬而復爲堂焉經始至正二年孟春迄功二月乃取隋文中子而下凡若干人設主以祭前國子司業王君走書京師請記於愚愚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物之所以育者道也道之所以行者人也道之統在聖而其寄在賢或晦或明或絕或續有不得而殫論者大抵先

王承天之道所以維人紀於萬世者禮而已矣禮之目有五而祭統乎吉然而公於天下者先聖先師是也有尊於一鄉者各賢其賢祀於其地者是也公於天下者以其道被於天下也尊於一鄉者道之所著莫先於鄉而鄉人之所感視衆人爲尤易由是而國而天下矣王豹處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曲藝且然而況爲聖人之學者乎晉當變風變雅之餘有憂深思遠之意俗美且厚人生其間雖德之大小不同而位之顯晦亦異要其所至有足以任斯道之寄者若隋文中子唐裴文忠公宋司馬文正公其出處勲德爲何如他如裴弘中趙元振之

相業陽亢宗司空表聖之節操趙伯循孫明復之經術與夫金源百年以迄我朝其行足以範世而軌俗其風足以廉頑而立懦其學足以垂後而淑人不待親炙而有得者多矣鄉先生之功不亦大乎生爲晉人沒爲晉神其秩於祭宜也然其中有從祀孔廟而又班之斯堂何哉從祀公於天下者也斯堂專於一鄉者也使薰德而善良者益寓其沒世不忘之思非黷也昔魏杜畿爲河東太守開置學官執經教授郡中化之以多儒聞其功不在蜀文翁閩常袞下而未聞有祠今舉而祀之可也夫以陶唐之故墟際皇元之嘉會魁竒材德之生蓋鼎鼎也明其晦續其絕廓

聖人之學而任斯道之寄者豈無其人又有嗣而秩之者  
已侯燕人名濟字公度化民有禮其杜畿之流乎司業名  
士元字善甫則郡人也

龍德官記

天水云涸金源告竭天一之真胚渾朔方混爲慶元流澤  
萬世我太祖聖武皇帝盛德啟運爲民立極維時佐命皆  
不世出之才足以輔成大業而上聖識慮超越規模弘遠  
惟績易凝惟道務至非博大至人曷贊元化聞崑崙崑崙  
山丘公其人也遣近臣劉仲祿自奈蠻國卽其地徵之公  
知天命之不可違化機之不可失絕宋金使幣幡然應詔